

# 第一章

## 波兰语义学派的发展历程

波兰语义学派的自然语义元语言（NSM）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著名的“说谎者”悖论。根据逻辑学的观点，之所以形成“说谎者”悖论，原因就是混淆了以谈论语言外事物为内容的对象语言和以谈论语言符号自身为内容的元语言。解决的方法就是区别对象语言和元语言这两个不同的语言层级。于是，1933年波兰逻辑学家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提出了解决语义悖论的对象语言、元语言的分层理论。

元语言理论的依据是当代语义学对于语言意义的特殊理解。从逻辑学角度看，语言单位的意义是语言符号与语言外部现实的对应关系，由此判断语句的真值意义。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语言单位的意义是语言符号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前者为能指，后者是所指。从语义学的语义描写角度看，语言符号的意义则是这个符号被翻译成的另外一个相对扩展的、显性的符号表达式。语言单位的释义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将语义相对复杂的语言单位解读为语义相对简单的语言单位的过程，直至无法解读为止（张家骅，2002：2）。波兰语义学派创始人威尔兹彼卡认为，语言单位的释义应以避免循环论证为前提，否则元语言释义就会丧失其解释力（Wierzbicka, 1972）。

本章拟从元语言概念及其界定、元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元语言研究的三个领域以及NSM理论的发展等密切相关的四个层面系统阐述波兰语义学派研究的发展历程。

## 第一节

# 元语言概念的界定与分类

本节将从英语 metalanguage 的前缀 meta- 和元语言的“元”的含义入手，探讨元语言概念的定义及其分类。

### 一、英语前缀 meta- 和“元”的含义

首先，元语言 (metalanguage) 中的 meta- 是什么含义？meta- 在何种含义上对译汉语的“元”？

英语 meta 来自希腊语里的一个词素，其含义大致如下：

① 变位 / 变形

metamerism [化学] 位变异构。

metamorphosis [生物学] 变态。

② 超越 / 在其后

metapsychosis 超精神

metabiosis [生物学] 后继共生。

metaderm [生物学] 后生皮层。

③ 高阶的 / 基础的

metaclass [计算机] 元类。

metacode [计算机] 元代码。

metaassembler [计算机] 元汇编程序。

metallogic [逻辑] 元逻辑。

metalanguage [语言学] 元语言。

据李葆嘉先生 (引自安华林, 2005 : 11) 考查, 汉语“元”的含义比较复杂。《说文》：“元，始也。从一，从兀，象人首形也。”《孟子》：“勇士不忘丧其元”。由本义“人首”而来的引申线索如下：

“元”为人之始 (婴儿出生见首)，“初”为裁衣之始。由此引申为——

① 起初：元始 元初 元来 元由 元因 元配

变化后的事物可还原，“元”引申为——

② 本来：元物 元金 元心（本心） 元名 元身

“本”为木（树）之始，“根”与“本”义同，由此“元”引申为——

③ 根本：元本 元极 元气 元素

“元素”一词既具有“元”（起始）性，又具有“素”（要素）性。“素”的语义感染促使“元”引申为——

④ 要素：元件 单元 题元 论元

居首位则第一，由此引申为序数——

⑤ 第一：元旦 元年 元首 元妃 元子 状元

第一为最高等级，则可引申为——

⑥ 最高：元勋 元老 元功

最高的也是为主的，可再引申为——

⑦ 主要：元帅 元戎 元音

《春秋繁露·垂政》：“元，犹原也。”“原”（像泉水从山崖涌出）为水之源头，因此在①、②、③、④语义中，一些词语习惯上可“元”、“原”通用，但在⑤、⑥、⑦语义中只用“元”。

汉语“元语言”的“元”是义项③，与“元科学”（metascience）（科学之科学）可类比，即“语言之语言”。在“元语言”与“metalanguage”中，汉语义项③与英语义项③相对应。进一步思考则发现东西方对“元”的认知差异。meta的含义（在其后）源于“在对象之后”，而汉语的“元”的含义（起初）则源于“先于对象存在”。

## 二、元语言概念的界定

元语言这一概念是什么含义呢？《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Richards, etc., 2000: 285）对“元语言”的定义是：元语言指用于分析或描述语言的语言。

上述解释是从元语言的性质来界定的，即元语言是分析或描写对象语言的工具性语言。简洁明了，易于理解。如下面这个句子即为元语言：“英语中，音素 / b/ 为浊唇塞音”。这个句子解释了英语 b 音是由声带振动、且双唇阻塞来自肺部的气流而发出。但也明显存在三点不足：第一、没有严格区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尽管我们能理解上述定义中的第一个“语言”即为对象语言，第二个“语言”就是元语言。第二、没有区分元语言中的自然语言和符号化语言。最后，模糊化了元语言的应用功能类型。

《应用语言学百科词典：语言教学手册》（Johnson & Johnson, 2001: 212）对

“元语言”的解释是：

元语言是指关于语言的语言。语法、词典、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都具有元语言性。同样，“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她咕哝了几句”等常见句子也具有元语言性。元语言的这种“反身性”（reflexiveness）特征使得语言既成了描述的工具又成了描述的对象。

上述定义解释了元语言的三个特点：第一、无论是词典工具、学科介绍，还是常见的描述性句子，都具有元语言性。这说明了元语言的“普遍性”特点。第二、揭示了元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反身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称性”（self-referentiality）特点。第三、要使语言既成为描写工具<sup>1</sup>，又成为描述对象<sup>2</sup>，那么，元语言必须建立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这是语言学元语言区分于逻辑学元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最狭义的理解，通常只适用于日常交际、语言教学和词典编纂释义。

《语言学百科词典》（语言学百科词典编委会，1993：42）对“元语言”的解释是：

元语言，又称“纯理语言”“符号语言”。与“对象语言”相对。指描写和分析某种语言被使用者的一种语言或符号集。用汉语来说明英语，英语是对象语言，汉语是元语言；用英语来说明英语，英语既是对象语言，又是元语言。在辞书编纂和语言教学中用于释义的语句称元语言；在语言研究中为描写和分析语言成分特征使用的一套符号和术语，如[±Noun]（[±名词]）、[±Abstract]（[±抽象]）、[±Animate]（[±有生命]）等，也属元语言。

以上解释包括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将元语言界定为“描写和分析某种语言被使用者的一种语言或符号集”，而且从语种异同性角度揭示了元语言的符号形式类型。第二个定义，从辞书编纂、语言教学和义征分析的不同领域，揭示了不同应用功能类型的元语言。这是最广义的理解。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Hartmann & Stock, 1981: 213）对“元语言”的界定是：

1 即“元语言”。

2 即“对象语言”。

元语言，纯理语言。指用来分析和描写另一种语言（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的语言或一套符号，如用来解释另一个词或外语教学中的本族语。可替换术语：second-order language（第二层级语言）。

这一界定把语言分为两个不同层级，第一层级为对象语言，第二层级为元语言。李葆嘉（2002）认为，这一界定不仅包含着以一种自然语言来解释另一种自然语言，而且包含着用一部分词语来解释另一部分词语。由此可见，元语言已经不限于仅指作为对象的语言和作为工具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已经理解为用于解释一部分语言符号的另一部分语言符号，比如用已经掌握的词语解释未掌握的词语、用常用词解释非常用词。

以上四部中外词典对“元语言”的解释和界定并不完全一致，这主要是因各家的见解不同所致。然而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把元语言界定为对象语言的解释性语言。综观各家观点，我们对“元语言”的界定是：元语言是指用来分析或描写对象语言的解释性工具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主要用于日常交际和语言教学中词语或句子的描写和解释、辞书释义和义征分析。

### 三、元语言的分类

李葆嘉（2002）根据元语言不同层次的含义将元语言分为三类：用于语言交际的最低限量的词汇元语言，用于辞书编纂和语言教学的释义元语言，用于语义特征分析的语义元语言。之所以人们所掌握的最低限量的词汇也可以看作一种元语言，是因为最低限量的词汇是其他词汇的基础。这一最低限量词汇与释义元语言具有天然的共通之处。最低限量的词汇侧重于交际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学习所需最低词汇量的依据；而释义元语言侧重于阐释功能，可以作为词典释义最低词汇量的依据。随着交际范围的扩展，最低限量的词汇可能不断调整，而释义元语言必须满足这一语言中所有词语的解释功能，因此具有稳定的规模。释义元语言是最低限量的词汇的优化系统。

根据安华林（2002）的研究，元语言分为词汇元语言和语义元语言两大类，并从功能的视角将词汇元语言细分为辞书释义元语言和语言教学元语言两个应用层面；语义元语言也进一步分为语义分析元语言和信息处理元语言两个应用层面。辞书释义元语言是给词目释义时使用的一套基本词汇集。这方面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最低限度词汇研究；语言教学元语言研究是指语言（包括对外汉语和外语）教学中的最低限度词汇的研究。基础英语词汇表和英语通用词汇

是为英语教学服务的，这种常用词的统计工作为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择词研究打下了基础；语义分析元语言是从义位里分析出来的最小语义单位的集合。常用术语有“语义成分”“语义因子”“义素”“语义特征”等；信息处理元语言是指为建构一个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语义分析模型而使用的概念基元符号集。

## 第二节 元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

### 一、悖论之谜与元语言诞生

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 W. Russell）提出“对象具有不同的类型”的思想，试图消解悖论中的逻辑矛盾。在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创造出“元数学”（meta-mathematics）一词以后，出现了一批借助于前缀“meta-”构成的新概念。1933年，波兰逻辑学家塔尔斯基在《演绎科学语言中的真理概念》（1935）中，提出解决悖论的“对象语言”“元语言”“元元语言”的分层理论。美国逻辑学家卡尔纳普（R. Carnap）在《语言的逻辑句法》（1934）中指出：“我们关涉两种语言：首先是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的语言——对象语言；其次是我们用以谈论对象语言的形式语言——语形语言。”

“悖论之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学者厄匹门尼德。这位克里特岛哲人设想出一个“自我否定”的命题：“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是说谎的”。这句话可以简化为“我在说谎”（“我是克里特岛人”）。如果“我”提出的这一命题是真的，那么“我”确实在说谎；如果“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是说谎的”这一命题是假的，“我在说谎”这一推论又成了假的，即我提出的“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是说谎的”这一命题又成真。由此，“我在说谎”这一母体“自我否定”。

根据逻辑学家的观点，“说谎者悖论”形成的原因是语言表述涉及了自身，解决的方法就是区别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一句话如果看作对象语言，就不应当同时看作元语言；如果看作元语言，就不应当同时看作对象语言。在用语言描述除语言之外的其他事物的过程中，事物是描述对象，语言是描述工具。然而如果描述的对象就是语言，即用语言描述语言，那么就必然出现两个不同层次的语言，即作为对象的语言和作为工具的语言。换言之，各种表达式应当视

为对象语言，而分析表达式的语言符号则属于元语言。与这一逻辑学家解决悖论的方式不同，站在语言学家的立场，“我在说谎”这句话不仅可能是一个已经文本形态物化的“言语作品”（不一定具有现实一致性），而且也可能是确指一个“言语行为”即已然事件。之所以在“我在说谎”中出现两种可能，在于“说谎”的“说”具有言语陈述和言语行为的双重语义属性。试比较“我在做坏事”的“做”，“做”仅具有执行性行为的语义特征，不具有言语行为的语义特征（不存在“做”言语）。再比较“我在读书”的“读”，“读”仅具阅读性行为的语义特征，不具有言语陈述的语义特征（不存在“读”言语）。包含双重语义属性的“我在说谎”，或作为言语作品的这句话为真，但作为言语行为的这句话是假，或反之。“说谎者悖论”的实质是未能区别言语陈述和言语行为。由此才导致一些逻辑学家陷入了言语陈述或言语作品中的“由断其真而可断其假，且由断其假而可断其真”的逻辑矛盾，以至“发现”了在事实中并不存在的“说谎者悖论”。

虽然元语言这一概念来自逻辑学，但是将元语言界定为对象语言的解释性符号是确定无疑的。依据这一界定，古代学者在文献阐释或语言教学过程中其实早就自发使用元语言，尽管没有提出相应的元语言理论。迄今为止，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研究尚不充分，因此对元语言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语言学界有人不赞成这一术语。事实表明，因为逻辑学与语言学属于不同的学科，因此从语言学立场出发探索元语言势必形成“逻辑学元语言”和“语言学元语言”的分野（李葆嘉，2002）。

虽然语言学接受了逻辑学的“对象语言－元语言”之分，但语言学元语言已不仅仅是逻辑学中界定的“工具语言”。语言学家认为，元语言具有独立性，是“谈论语言的一种语言”（Matthews, 1997: 233），也是“描写自然语言的语言”（Bussmann, 1996: 303）。正如迈尔克基亚（Malmkjaer, 1991: xi）所指出的：“一个无法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语言，是没有元语言的，元语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语言”。语言学元语言是语言学研究中及其重要的描写手段或语言学家的“行话”（Wales, 1989: 294; 封宗信, 2005 : 404）。虽然语言学元语言涵盖的内容和范围相当广泛，但语言学家大多只关注形式化元语言的逻辑性，而忽视了自然语言作为元语言对语言本身的描写功能（封宗信, 2005 : 404）。

事实上，语言学研究中使用元语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印度语言学家的梵文研究。当时，他们在研究印度婆罗门教的梵文经书《吠陀》（*Veda*）时所做的详尽的语言学描述可以说开创了元语言使用的先河。公元前500年以前出现的古印度最著名的语言学著作波尼尼（Pāṇini）的梵文语法《八章书》（*Aṣṭādhyāyī*），对梵文的语音和词法进行了详尽描述和系统整理，尤其对梵语



构词规则的详细论述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描写语言学的发展。他发现、归纳并整理了四千多条构词规则，这些规则都以短句的形式描述有关定义及构词过程。现在梵语教学和描述以及描写语言学的一些重要方向和特征都可以在他的这部杰出论著中找到（罗宾斯，1997：176）。可以说，波尼尼的《八章书》是使用元语言描述语言系统的最早典范。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先哲更明确地认识到元语言的重要性。元语言的使用贯穿于语言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希腊语对词源学的定义是：“解释词语，从而揭示词语的意义。”这句话说明，当时古希腊的词源学研究主要是解释性的。希腊的语音学描述以希腊字母表为框架，描述的形式就是说明希腊字母表中字母的发音。古希腊语语法的权威性著作中的语法描写已成为今天标准语法的基础，其逐渐形成的诸多理论、范畴和术语也已成为今天描写语言学家所普遍采用的语法研究手段（罗宾斯，1997：29-32）。尽管他们提出的希腊语语法框架还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但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用希腊语的词汇资源创造了一套“技术性的元语言”（封宗信，2005：405）。古罗马语言学家大规模吸收古希腊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用于拉丁语研究，这个过程被语言学史家称为“元语言学转移”（metalinguistic transfer）（罗宾斯，1997：60）。

到了中世纪，元语言成为经院哲学时期的思辨语法学家和摩迪斯泰学派语言学家更为重要的技术性描写手段。现代语言学获得了很大发展，索绪尔（Saussure）等人创建并使用的技术性元语言作为描写语言和语言系统的手段，为现代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奠定了基础。伦敦语言学派创始人弗斯（Firth, 1957: 169）曾经指出，“每个科学领域都应该开发出适用于其性质的一套特殊语言。”哥本哈根学派代表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 1961: 119）认为，元语言才是语言学的真谛。“我们发现了一个其表达层面是符号的一种符号，这就是所谓的元语言，意思是把符号当作对象的一种符号，语言学本身就必须是这种元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元语言，就没有逻辑学，也就没有符号学和语言学（封宗信，2005：406）。

## 二、元语言研究的发展

迄今为止，语言学元语言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元语言的研究表现在义征的分析和提取中。20世纪40年代，叶尔姆斯列夫提出了义素分析的设想。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朗斯伯里（F. G. Lounsbury）和古德纳夫（W. H. Goodenough）受到雅各布森（R. Jakobson）音位区别性特征分析法的启示，在研究亲属词语时建立了义素分析法。60年代初期，美国语言学家卡兹（J. Katz）、福



德 (J. Fodor) 等将义素分析法用来为生成语法的规则提供语义特征。随着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从句法向语义的转移, 1978 年中国学者周绍珩开始介绍现代西方语义学。作为奠定现代汉语语义学基础的著作, 贾彦德 (1999) 的《汉语语义学》论述了义素分析、语义场和句义结构三个关键问题。同时, 汉语语法学界开始注意到语义特征与句法结构的关系, 引进了结构语义学的配价语法和生成语义学的格语法。近年来, 为了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 一些计算语言学家提出的知网、概念层次网络 (hierarchical network of concepts, HNC) 理论和关系语义场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语义特征研究。虽然知网从 4000 多个汉字义项中提取了 1503 个义元, 但语义标注结果依然亟待完善。HNC 的目标是从语义入手, 建构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理论模型, 其基础性工作是语义特征的切分、定位和归纳。但正是在这一点上, HNC 理论“采用了分层的灵活结构, 可以从高层到底层根据需要不断往下设置节点”。尽管暂时绕开了义征分析难题, 但这一望而却步的基础性工作仍然存在。

第二, 元语言研究表现在语言交际和词典释义的最低词汇量的统计和归纳上。20 世纪 20 年代, 奥格登 (C. K. Ogden) 和理查兹 (I. A. Richards) 从交际的必要性出发, 选择最低限量词汇, 编成只有 850 个词的“基础英语”词汇表。1953 年, 韦斯特 (M. West) 编纂的《英语常用词汇》包括 2000 个单词, 并附有频率统计。这些成果只是表明学习英语要掌握的最低限量词汇, 还没有用来为词典释义服务。具有自发性和传承性的传统词典释义工作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一些常用词目却用非常用词来释义, 二是释义的用词没有限量规定。最低限量词汇的研究成果可以满足熟知性和定量性这两个要求。第一部英语教学词典《新方法英语词典》的再版 (1961) 引论中说: “用学习者熟知的词来解释他所不熟知的词和成语。” 1995 年, 英国出版或再版的四本英语教学词典全部使用定量词语进行释义。在不同的词典中, 释义词的定量不尽相同。《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用 2000 个常用词解释 56,000 个词项, 韦斯特《英语教学词典》第 4 版用 1490 个常用词解释 24,000 个词项, 法国古根海姆 (G. Gougenheim) 编著的《法语基本词汇词典》所确定的释义用词为 1429 个。苏俄学者仅用 1000 个释义词便解释了 100,000 个词语 (李葆嘉, 2002)。

第三, 元语言研究表现在莫斯科语义学派以《意思 ↔ 文本》模式为框架的语言形式化描写。20 世纪 60 年代, 以莫斯科国立多列士外国语学院机器翻译实验室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语言学研究集体“莫斯科语义学派”, 这个集体以构建多层级的《意思 ↔ 文本》转换模式为目标, 对语言进行综合一体的形式化描写。《意思 ↔ 文本》模式模拟人的语言能力的两个重要方面: 从“意思”到

“文本”的编码能力和从“文本”到“意思”的解码能力。编码要解决的是，借助一系列规则，从数量众多的同义手段中筛选恰当手段以准确表达语义的问题；解码面对的是，借助另外一系列规则，排除文本的多义性，筛选合适语义的问题。编码和解码任务都要求有一套特殊的、精确的语义元语言。编码过程就是把语义元语言翻译成自然语言的过程，而解码过程则是将自然语言翻译成语义元语言的过程（张家骅等，2003）。近半个世纪以来，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研究领域已覆盖词汇语义研究、句子的命题语义研究和语句的语用意义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张家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独树一帜，成绩斐然，由其组织并撰写的《俄罗斯当代语义学》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赞誉和反响。

第四，元语言研究表现在波兰语义学派的自然语义元语言研究上。波兰语义学派是指以威尔兹彼卡为首、致力于自然语义元语言研究的一批学者。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由威尔兹彼卡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Wierzbicka, 1972），其研究目标主要是为跨文化交际、普遍语法和语言类型学提供语义基础。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化简释义”（reductive paraphrase）。在语义解释和分析过程中，应尽量使用简单易懂的词对那些语义复杂的词进行描述。化简释义中不允许存在专门术语、新造词、逻辑符号或缩写词，而只限于使用自然语言中的简单词。自然语言元语言研究就是要把语义分析用语还原为数量最小、解释力最强、适用性最广的一组词。与之相应，“语义基元”（semantic primes）成为威尔兹彼卡元语言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自1972年以来，波兰语义学派在词汇语义学、词典编纂学、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跨文化语用学等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声誉。

### 三、元语言研究的三个领域

“元语言”最早是由哲学界提出的一个命题。20世纪30年代，波兰逻辑学家塔尔斯基提出，当人们判断一句话是真还是假时，往往会把这句话的客观真实性与其存在的真实性相混淆。因此，在区别语言与语言所指称的事物关系时，就有必要把对象语言与元语言区分开来。自塔尔斯基提出元语言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思考，逐步扩大到了许多有关的学科。根据苏新春（2003）的研究，当前元语言研究形成了三个不同领域的元语言理论，即语义哲学界的元语言说、语言学词典学中的元语言说、语言信息处理界的元语言说。

“基元”（primes）这一术语来自计算机科学，含义是机器指令和翻译的最小的或最基本单位。基元是一个语义消减装置，自然语言可能通过一个翻译算法转

化成用基元进行的语义表示，而原语本身不能再消减成或解释成其他同类实体。

比照语义哲学中具有形式语言特点的元语言说、词典学中的释义元语言说、语言信息处理中的语义基元说，可以看出，对元语言的“元”显然有着不同的理解。元语言有着各不相同的性质和特点、功能与作用。

其实，这三个领域的元语言，从学科性质上可归纳为两大类：一、逻辑学的元语言（即第一个领域）；二、语言学的元语言（即第二、三个领域）。从语言属性来看，也可分为两类：自然语言（即第二个领域）和形式语言（即第一、三个领域）。然而，从应用功能层面来看，这三个领域并没有包括日常交际和语言教学中的词语解释。

我们的研究重点是波兰语义学派的自然语义元语言，只涉及第二个领域。其它两个领域的元语言理论不在本研究的探讨范围。

### 第三节 波兰语义学派 NSM 理论的发展历程

语言是表达意义的载体，其载体构架反映其功能，把握住这种功能方能全面正确地理解语言的意义。波兰语义学派创始人威尔兹彼卡（Wierzbicka, 1996）认为，以乔姆斯基为首的生成语法学派喜欢谈论“心智”（mind），但不愿研究意义；形式语义学家们善谈意义，但只停留在假定世界与真实条件方面的意义。如何正确表达人类认知、交往以及文化的意义仍是现代语言学家所面临的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威尔兹彼卡为代表的波兰语义学派开始从人类普遍概念与表述方式出发，试图构建起 NSM 理论，致力于真实世界的描写与发现，企盼在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有所突破。自 1972 年以后，他们潜心研究普遍语义元语言的结构，并将其与词汇语义学、一般语言描写和语言类型学结合起来。同时，NSM 研究正向民族语用学（ethnopragnmatics）领域，以及通过文化脚本理论向更广泛的文化描写领域的方向扩展（Wierzbicka, 1998, 2003）。



自然语义元语言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伴随着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在术语上也经历了微小的改变——“语义基元”从最初的“semantic primitives”到现在普遍使用的“semantic primes”。

第一阶段：早期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由威尔兹彼卡引领的对语义基元研究方法的初期发现。最初提出了14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非任意性普遍语义基元，以及依据“化简释义”进行词义分析的基本方法。然而，语义解释往往涉及极其复杂的语言结构。后来经过多种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验证，有10个被广泛接受而确定下来。它们分别是：I、you、someone、something、part、this、say、happen、want、feel。

第二阶段：扩展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开始着手大型跨语言调查，将注意力转向越来越多的跨语言研究，强调跨语言的通译性和普遍性。语义基元的数量增加到了40多个，新增的语义基元使元语言更加清晰和透明。到1994年，NSM理论已确定的语义基元达37个，其中大部分得到10多种语言的验证。新增加的27个语义基元是：people、know、think、the same、one、two、much/many、all、good、bad、big、small、if、can、like、kind of、because、very、when/time、before、after、where/place、below、above、word、see、hear (Goddard & Wierzbicka, 1994)。

第三阶段：快速发展阶段，90年代中期至2007年。在这一阶段，该理论的关注重点转向语义基元的语法研究，并开始思考将“元语言整体”作为一个可运行的语义描写工具。语义基元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到了1996年，威尔兹彼卡在《语义学：语义基元与普遍性》一书中介绍了55个普遍语义基元，其中新增的18个语义基元是：not、maybe、live、die、a long time、a short time、for some time、near、far、inside、side、more、do、move、there is、other、now、here。2002年，已被确认的语义基元增加到了61个 (Goddard & Wierzbicka, 2002)。新增的6个基元是：have、long、touch、moment、body、true。2004年，创立并发展了“文化脚本理论”(theory of cultural scripts)，使该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发展。

第四阶段：高度发展阶段，2008年至2014年。元语言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化和形式化，语义基元数量达到了65个。创立了“语义分子理论”(theory of semantic molecules)和“语义模板理论”(theory of semantic templates)。毫无疑问，自然语义元语言系统由于在语义研究方面的重要性，在一些相邻学科，尤其是人类学和文化心理学等领域，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第五阶段：2014年至今：完善阶段。调整了少量的语义基元。创立了“词汇

句法分子理论”(theory of lexicosyntactic molecules)。

由此可见,四十多年来,我们可以基本勾勒出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的发展轨迹:1.详细研究了世界上诸多不同语言;2.语义基元的数量稳定在65个;3.自然语义元语言的语法体系已完全确立;4.近10年来,创立并发展了语义分子理论。

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一直沿着这些轨迹不断向前发展,在国际语言学界以及相邻学科界已得到了广泛认可,在世界各地涌现出了越来越多致力于自然语义元语言研究的专家和学者(Peeters, 2006; Ye, 2006; Levisen, 2012; Tien, 2015; Wong, 2015)。

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不仅研究目标明确(非认知、非逻辑、纯语义),研究过的语言类型众多,研究的议题也逐渐扩大,加上引领人威尔兹彼卡和高达德均为高产的语言学家,已经发展为语义学中主流的理论学派之一,不仅主导了澳洲、新西兰地区的语义学研究,也提供了非美国式语义学研究的国际走向,具备相当的发展潜力。

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在争议中前行,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三:第一,语言是否完全以语义为核心有待印证,不免有从形式语法学派以句法为核心的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可能性;第二,语义基元的数量从早期14个扩增至60多个,语义基元的数量是否有限也令人怀疑;第三,从以语义为核心的理论还无法和其他领域研究接轨,例如音韵、句法、篇章等,在相容性上有极大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理论目前尚未发展成可以解释所有语言层面的语言学理论体系。

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现正在接近为自然语言探索形式化元语言的标准预期。这是因为,它始终致力于将话语描写的清晰性和表达的简洁性结合起来,严格遵循并规范各种术语和释义过程。另一方面,由于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的研究成果在种种限制范围内,因此,这些元语言成果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然系统,而是一个基于自然语言并通过自然语言能够理解的人工或半人工系统。自然语义元语言试图将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描写分析系统内,来描写和分析自然语言中的语义。

一般来说,元语言是一种技术的、人工的语言而不是自然语言,这在逻辑学中尤其如此。威尔兹彼卡及其同事提出的“自然语义元语言”是合适的、富有启发性的,因为它完全源于自然语言,并且可以通过任何语言而不借助于另外的任意符号和惯例来理解。用做阐释意义的自然语义元语言是公式化自然语言的子集(subset)。它是高度限制的、标准化的,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自然语言的。因此,阐释所用的自然语义元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形式化的语义元语言。